

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、建设文化强国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是我们在新时期新的文化使命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融汇激荡，神州大地升腾起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盛大气象。“泱泱中华，历史何其悠久，文明何其博大，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、力量之源。”在这个金秋十月，我们满怀欣喜推出《羊城晚报》文史哲周刊，与您一同探索文化的深度与广度，感受文化的力量与魅力。

在这里，我们将聚焦历史、文学、哲学领域的热点话题，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挖掘历史的智慧，探讨哲学的深邃，解读文学的韵味。我们力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将深奥的学术理论转化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智慧，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，促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相互交织，迸发出更为绚烂夺目的思想火花。

理论的力量在于其深邃与广博，文史哲的底蕴在于其厚重与智慧。我们深知，创办这样一个周刊，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。我们将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，精益求精的编辑理念，为广大读者呈现一场高质量的文化盛宴。

新的时代画卷，期待新的描绘。我们也期待您的参与，一起做文化的传播者、文化自信的践行者，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（李琳妍）

# 寻找古城的“文眼”

□ 陈平原

大约二十年前，我开始谈论潮州这座四线小城。最初的动因是有感于国人过分追求“国际化大都市”——据《中国青年报》2003年11月14日报道，中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“国际化大都市”；如何“走出千篇一律的城市想象，拒绝依样画葫芦，关注并尊重自家脚下这座有文化、有情趣、有个性的城市”，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。而在在我看来，单就生活质量而言，文化悠久且经济发达的小城更值得推崇（《城市的韵味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04年9月22日）。

本来只是泛泛而谈，没想到第二年《南方日报》组织大型系列报道“广东历史文化行”，其中涉及潮州，引述我“活着的古城”的说法：“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，你出门一抬头就是一座座古老的古寺，一上街碰到的是宋代古井，你会感到你和历史融为一体……”（《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源，构建古城文化旅游圈 潮州重现“十八梭船廿四洲”》，《南方日报》2005年11月14日）。大概正因此，《广东历史文化行》正式成书时，邀我撰写引言。

我的引言初刊《同舟共进》2006年第4期，题为《深情凝视“这一方水土”》。很可惜，《广东历史文化行》（杨兴锋主编）直到2011年方才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。为减少主观色彩，引言改题《从“民族化”到“多样性”》。该文开门见山：“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‘这一方水土’，是个既古老又新的挑战。说‘古老’，那是因为，在传统中国，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、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。说‘新鲜’，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。于是，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、尚未被完全驯化的‘本土知识’或‘区域文化’，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。”文章结尾处，有这么一句：“很可惜，在这一回的‘历史文化行’中，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迷人风采，没能得到很好的展现。”朋友于是激将：既然如此，你何不自己上阵？

可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潮学专家，只是对作为区域文化的“潮汕”以及作为古城的“潮州”饱含深情，且较为了解而已。除了与林伦伦、黄挺合作主编乡土教材《潮汕文化读本》（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17），刊行随笔集《故乡潮州》（商务印书馆，2022），还有两篇得意之作：一是2016年5月8日在“2016潮学年会”上的主旨演说《六看家乡潮汕——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》（《同舟共进》2016年第7期），二是2021年10月22日在首届“潮州文化论坛”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》（《羊城晚报》2021年10月23日）。

2021年9月，我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，此后纵横捭阖，算是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；今年9月，我又被中共潮州市委、潮州市人民政府聘为潮州古城研究首席顾问，受聘仪式上哇啦哇啦说了一大通，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其实不然，那是昨夜路吹口哨，自己给自己壮胆。因为，这回任命包含一项艰巨的任务，那就是“助力潮州古城申报‘世界文化遗产’”（参见《潮州日报》2024年9月2日相关报道）。

阅读潮州市社科联帮我整理的受聘仪式上发言，方才知道自己那天竟然谈了三个大问题：一，古城的魅力；二，申遗的艰难；三，组织研究的方式。后两者牵涉面广，且属于内部建议，没必要公之于众。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问题：乡情之外，我为何推崇古城潮州？

放眼全国，要讲历史悠久、人文荟萃、名胜古迹众多，其实轮不到潮州。没错，潮州是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，但属于第二批。第一批1982年公布，24座；第二批1986年公布，38座；还有第三批以及增补的，目前全国共有14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再说全国重点文



潮州古城历史城区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

物保护单位，潮州有9项（共22处），这在广东了不起，可放在全国，根本不算一回事。不说远的，我近期到过的地级市，浙江绍兴32项、山西大同30项、陕西榆林22项。所以，我才会再三强调，潮州古城的魅力，主要不在有形的建筑或古迹，而在于其平静、清幽、精致的生活方式。”

这里牵涉如何讲好古城潮州的故事。我多次谈及，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，在于“小巷深处，平常人家”。这一点，在潮州表现得特别突出：“打个比喻，古城潮州犹如山水长卷，你必须静下心来，慢慢打开，仔细品鉴，才能体会那些可居、可卧、可游、可赏的妙处。潮州不以风景旖旎或建筑雄奇著称，不是一眼看过就让你震撼或陶醉。小城的魅力，在于其平静、清幽、精致的生活方式。若你有空在潮州住上几天，见识过工夫茶，投宿过小客栈，品味过牛肉丸，鉴赏过古牌匾，领略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你就能明白这座小城的特殊韵味。”（《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文化品格》，《南方都市报》2019年8月18日）

这回受聘仪式上的演讲，我的论述主线是，如何寻找古城潮州的“文眼”。谈论城市文化，文脉可观，文心可鉴，文眼则不显山露水，需要有心人仔细揣摩、体味、抉发。“申遗”这篇大文章，有很多局部与细节需要认真经营，但首先必须考虑“风往哪个方向吹”，这决定日后工作的重心。若“文眼”选对了，关键时刻，可以四两拨千斤。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古城潮州的“文眼”，只是提出问题，希望大家往这方面努力。

潮州古城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有始建于南宋的广济桥、宋代府第建筑许驸马府、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、集潮州木雕之大成的已略黄公祠、笔架山宋窑遗址以及始建于宋代的韩文公祠，再加上包含14座古民居的潮州老城古民居建筑群，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。此外，我还看好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以及仍在使用的四大门（上水门、竹水门、广济门、下水门），还有海阳县儒学宫、葫芦山摩崖石刻、太平桥遗址，以及新旧参半但视觉效果最佳的牌坊街，这些都该积极申报国保单位。

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与申报国保单位并重，如此两条腿走路，目的是“早涝保收”。现实条件下，我们能做多算多少；即便暂时申请不到，也对城市更新、文化建设、旅游发展有贡献。潮州人擅长深耕细作，所谓“种田如绣花”，古城保护与文化更新亦当如是——不追求大开大合，而是见缝插针，步步为营，看准了机会再全力以赴。

我多次提及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中，潮州人没在古城内折腾，而是去城外另谋出路，此举牺牲了发展速度，却保存了古城的基本格局与文脉，后人可据此大做文章，值得庆幸。不同于北方城市很多须靠考古才能呈现（最典型的当属开封的“城摞城”），潮州古城一目了然，可又是折叠式的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随便拉开一角，仔细观察，很容易辨认出重重叠叠的历史痕迹。请记住，许驸马府的石地袱还是原件原状，也就是说，潮州古城这1000年水平面没有大的变动。踏着唐宋元明清先人的脚印，不难想象，这里的百姓步履稳健，波澜不惊。

但有一点，此地乃著名的“潮人故里”，或称“潮人祖地”，当初无数先民为了生存，冒险犯难走南洋，带回来了财富、物产、语言乃至生活习惯，故这里的一切，并非天生如此，而是杂糅融合的结果——不仅仅是古典与现代的对话，中原与南粤的折衷，还包括大陆与海洋的碰撞。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，退却了刀光剑影与惊涛骇浪，凝聚为一座可观可赏、可居可游的小城。

（作者是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、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）

如何描述这座“活着的古城”，包括其喜怒哀乐与得失成败，我的看法是：第一，政府从未进行推土机式的大拆大建，而是用绣花功夫进行微改造，这点殊为难得。古城至今仍以原住民的生活节奏为主，没有蜕变为纯粹的观光景点。如此一来，如何兼顾居民与游客不同的立场与趣味，对城市管理者来说，是个很大的挑战。政府及商家当然希望“大发利市”，但古城内五万多原住民的利益诉求不能无视，否则，容易发生激烈冲突。另一方面，原住民的存在及正常生活，体现了古城的“烟火气”与“人间味”，正是这座小城依旧青春焕发、神采奕奕的关键。既要舒适方便，又要旺丁旺财，还要喜庆和谐，各方利益如何协调，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与襟怀。

第二，小城面积不大，完全可以用脚丈量，游客一路走来，晃悠悠悠，欣赏街道两边的日用民生，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观赏木雕、潮绣、陶瓷，品尝工夫茶或各式小吃。而且，此地居民闲散自在，不拘礼节，游客若愿意的话，坐下来品茶聊天，享受慢生活，也无不可。只讲方言这一短板，随着教育普及以及商品经济发展，已经大为改进。可以这么说，这是一座对游客友善但又刻意讨好的小城。

第三，这里的旧城改造并非一次性完成，而是不断地“打补丁”。表面上看，缺乏规划，不够气派，可往深处想，这应该是旧城改造的正路。“修旧如旧”固然不好，近年很多城市吹嘘的“修旧如旧”，其实是统一“做旧”。所谓“打补丁”，就是不求统一，新旧杂陈，和谐相处。在欧洲老城，常会看到新建建筑嵌入几根旧柱子，还特别标明。今年春节回潮州，看到牌坊街上新华书店正在改造，拆掉了三面墙，保留了外立面，我很高兴，希望能做成一座有历史记忆的地标性建筑。在新建筑里刻意保留某些旧物件，如一面墙或两根柱子，所花的心思与金钱，比完全新建要大得多。但这么做，我们可以随时享受“古今对话”的乐趣，城市因而显得有历史，有文化，有品位。

第四，潮州市政财力有限，于是以退为进，发动民众，“百家修百厝（祠）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口号很有智慧，是化阻力为动力的妙招。旧城改造中最容易出现偏差，是政府及资本的力量过分强大，推土机野蛮推进，与小民百姓的利益强烈碰撞，因而酿成悲剧。若不执着于“焕然一新”，也不追求“全面规划”，而是出台政策，鼓励协助百家修百厝（祠），可以有效化解城市改造中最为棘手的城市风貌、产权纠纷、百姓民生三者之间的巨大张力。虽然目前只是尝试阶段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对此举很看好。

第五，不是单打一，而是旧城保护+微改造+古物活化+民间立场，四手联动，方才是我理解的古城潮州的魅力所在。未曾大拆大建，大概也是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，只能量力而行。雷声大而雨点小，潮州的旧城改造始终动作不断，但效果不是很明显，开始觉得这是弱项，如今则成了优点。旧城改造中古物如何活化，是个世界性难题。单讲保护还不够，最好能用起来。尊重百姓的权益，欣赏民众的智慧，调动民间的力量，潮州除了“百家修百厝（祠）”，还有博物馆之城的建设（潮州“博物馆之城”建设已走过7个年头，如今系列展馆增至88家），以及众多老厝改造而成的网红民宿、茶馆、书吧等，在经济实力不强的小城，文化能有如此业绩，让人惊叹。

旧城保护与改造中，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协调政府与民众、市民与游客、文化与产业、当下与长远的关系，不能说潮州是理想的案例，但作为“活着的古城”，其存在方式及发展路径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——这比“潮人故里”或许更具普遍意义。

## 含咀英

# 诗意留连重物华

刘禹锡《鱼复江中》诗系年与解读

□ 戴伟华

刘禹锡有“诗豪”之称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比如《酬乐天咏老见示》云：“人谁不愿老，老至有谁说？身瘦带频减，发稀冠自偏。废书缘惜眼，多灸为随年。经事还谙事，阅人如阅川。细思皆幸矣，下此便偷闲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这首平常的诗不仅含有理趣，也表现出旷达的人生态度。想来也是，谁不害怕老去，老去之后又有谁会来怜惜你呢？身体日渐消瘦，衣带也频频收紧，头发稀疏，帽子也系不紧而偏斜了。因为珍惜眼睛而不敢过多地阅读书籍，为了延年益寿而经常接受灸疗。经历过的事情多了，也就更加明白事理，看人就像看河流一样，能够洞察其本质。其实人老是自然规律，但这些都是值得庆幸的，放下这些烦恼，内心便能悠然自得。不要说太阳已经接近西山，它的余晖依然可以映满天空。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因能安慰老年朋友，成了名句，如结合全诗对老态的描写、对人生的感悟，更能体会到诗句的力量。

故欣赏名句当读全诗。不仅如此，读诗还要尽可能了解写诗的背景，作品系年显得尤为重要。因为考察唐长庆四年（824年）秋刘禹锡自夔州赴和州道中的诗作，涉及《鱼复江中》诗：

扁舟尽室贫相逐，白发戴冠镊更加。远水自澄终日绿，晴林长落过春花。客情浩荡逢乡语，诗意留连重物华。风樯好住贪程去，斜日青帘背酒家。

这首诗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，展现了诗人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诗中既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辛酸，也有对自然美景的欣赏和对家乡的眷恋，体现了诗人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。读诗应尽可能了解写诗的背景，以知人论世。以往人们是将此诗系于刘禹锡“自夔州转历阳”途中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首先，诗应在夏初，与“自夔州转历阳”秋天的时间不吻合。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云：“此及下十一诗均长庆元年（笔者按，元年当为四年笔误）秋自夔州赴和州道中作。鱼复：汉县名，即夔州州治所在的奉节县。鱼复江，指夔州附近的长江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二》：‘夔州：奉节，汉鱼复县，属巴郡，今县北三里赤甲城是也。’”这首诗系年可以斟酌。此诗既不像刘禹锡长庆四年秋自夔州赴和州道中作，也不像长庆元年至长庆二年正月由洛阳抵夔州作。“远水自澄终日绿，晴林长落过春花。客情浩荡逢乡语，诗意留连重物华。”从季节看应是春夏之交，所谓“过春花”似指已过春天的落花。刘禹锡长庆四年由夔州赴和州任在秋天，而长庆元年至二年正月由洛阳赴夔州任是冬春之交，至多说春天刚开始，谈不上“过春花”。《鱼复江中》一诗写作时间应是长庆二年夔州刺史任上的某次春夏之交的郊游，欣赏初夏鱼复江的美景，虽然有客情乡语的忧愁，但更在“诗意留连重物华”的诗、物交流。

其次，鱼复江也不能指长江。唐诗中写长江的诗句很多，在开阔、迅疾。如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，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这里的景色是“远水自澄终日绿，晴林长落过春花”。谢眺写江的名句是“澄江净如练”，李白特别欣赏，云“解道澄江净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，长江如练之白，其色彩大都可以接受。

那么，诗中“远水自澄终日绿”写哪里呢？题目已有答案：鱼复江。奉节县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，有梅溪河、大溪河、石笋河、草堂河、朱衣河等主要河流。梅溪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，其与长江交汇处就是闻名遐迩的长江三峡。唐代的夔州城就位于长江与梅溪河交汇的北岸。梅溪河在唐代是奉节（夔州）入江的重要支流，流经奉节县，因其河道在某些地段的形状像鱼腹而得名。鱼复县确实是汉代所置，应是取其形而命名。鱼复，实鱼腹。梅溪河风景如刘禹锡所写，非常优美，因植被好而“终日绿”，成为游览风景区。

其三，“客情浩荡逢乡语”的含义，佐证了诗的作年。初到夔州，“客情”尤重，故注意到“乡语”的亲切。如将此诗放在由夔州到和州的出发之诗，于情于理难由。刘禹锡《竹枝词》并引云：“岁正月，余来建平，里中儿联歌《竹枝》。”“聆其音，中黄钟之羽，其举重激扬如吴声。”正月，应指长庆二年正月，刘禹锡始到建平，建平即夔州。但诗未必写于正月，有可能是二月或三月。《竹枝词》云：“白帝城头春草生，白盐山下蜀江清。南人上采歌一曲，北人莫动乡情。”“山桃红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侬愁。”这里的“南人”似指操吴音的江南之人。为何“动乡



刘禹锡画像 图视觉中国

情”？因为刘禹锡出生在吴地，懂吴语，后来离开出生地到北方，主要活动地点在江北，扬州、长安、洛阳，更熟悉北方，包括北方话。从身份看，他更愿意承认自己是北方人，故以“北人”自居。“南人上来歌一曲，北人莫动乡情”“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侬愁”这两句一般没有解释。为什么“动乡情”？联系“客情浩荡逢乡语，诗意留连重物华”就能明白。“乡语”即“吴声”。“依”，吴语中的人称代词。《鱼复江中》不能说是始至夔州之作，但应与这场相遇有关。“吴声”，刘禹锡青少年时期确实生活在吴地嘉兴（今浙江嘉兴市），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刘禹锡的籍贯虽然存在江苏徐州、河南洛阳等多种说法，但他自言系出中山（今河北定州），并自述“家本京兆，籍占洛阳”。

另外刘禹锡有《踏歌词四首》，其中也提到“南人”：“日暮江头闻《竹枝》，南人乐北人悲。自从雪里唱新曲，直到三春花尽时。”“南人”指谁？“南人乐北人悲”，此处南人应指居于朗州的人。南人是一变化概念，《查潮歌》并引云：“元和十年夏五月，终风驾涛，南海溢。南人曰：‘查潮也，率三更岁一有之。’余为连州，客或为予言其状，因歌之，附于《南越志》。”此处南人，应指岭南南海地区的人。

这首诗因有上述系年的考辨，解读也会不同。首联“扁舟尽室贫相逐，白发戴冠镊更加”，“扁舟”不能下长江，只供在鱼复江中游玩。“尽室”很容易被理解为“全家人”，但是刘在夔州没有家人在身边的记录，“尽室”应指自己和下属，他们休息日一起郊游。“贫相逐”则暗示了他们生活简单和不易。接着，“白发戴冠镊更加”描绘了诗人自己白发苍苍的形象，通过“镊”这一动作，表达了诗人对衰老的无奈和对形象的在意。长庆二年刘禹锡50岁，诗中或有夸张成分。唐人喜欢镊发，如李白《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》云“长吁镊鬓去，镊白坐相看”。

颔联“远水自澄终日绿，晴林长落过春花”则转向自然景物的描写，通过“远水自澄”和“晴林长落”营造了宁静的自然环境，而“终日绿”和“过春花”则描绘了季节更迭的景象，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美的欣赏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。这是写游乐所见鱼复江之美景和岸景。

颈联“客情浩荡逢乡语，诗意留连重物华”一语，既表达了诗人作为游子的情感，又透露出对故乡音韵的亲切和激动。尾联“风樯好住贪程去，斜日青帘背酒家”则以动态的景象作结，诗人似乎在旅途中，希望“风樯”能够顺利前行，而“斜日青帘背酒家”则描绘了一幅夕阳下酒家的宁静画面。贪玩到日暮，杯乐乐归程。

诗中应有耐人寻味的佳句，《鱼复江中》的“诗意留连重物华”具有诗学意义，巧妙地将诗情与风景融为一体，使得诗歌内容与自然景观紧密相连。杜甫在《小园》诗中写道“问俗营寒事，将诗待物华”，李商隐在《县中恼饮席》中亦有“晚醉醒诗赠物华，县吟还醉忘归家”的佳句。然而，刘诗所传达的对美好事物的深深留恋以及对诗意的无限向往，更令人产生羡慕之情。

《鱼复江中》这首诗，若置于刘禹锡初到夔州的心境之中，其艺术价值更显得深邃。结合诗的创作背景，深入诗人内心世界，我们能感受到刘禹锡在夔州的所见所感，以及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。《鱼复江中》因此成为刘禹锡作品中的上乘之作，值得我们细细品读，慢慢去体会其中的意境与情感。

（作者是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、广州大学教授、广东省文史馆馆员）



牌坊街 潮州市委宣传部供图